

<<云仙散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云仙散录>>

13位ISBN编号：9787101014082

10位ISBN编号：7101014089

出版时间：1998-2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冯贲 编

页数：266

字数：111000

译者：张力伟 注解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云仙散录>>

前言

《云仙散录》，又名《云仙杂记》，旧署后唐冯贽编，是五代时一部记录异闻的古小说集。这部书的内容比较驳杂，主要是有关唐五代时一些名士、隐者和乡绅、显贵之流的逸闻轶事。

前一类大多是文学史上的人物，本书描述了他们的雅趣和癖好。

其中有记杜甫在蜀贫寒生活的窘迫（《黄儿米》、《一丝二丝》），有记王维居辋川地不容尘、日十数扫的洁癖（《两童缚帚》），有记孟浩然写作上的求实严谨（《鱼有几鳞》），有记苦吟派诗人反复推敲中的甘苦（《苦吟穿袖》、《写窗投溷》），更有记张籍将杜诗烧灰而食，以求“改易肝肠”一类的怪举（《杜诗烧灰》）等等。

对后一类人，本书则主要记述他们的奢靡生活，如“安史之乱”时曾做过唐军监军的大宦官鱼朝恩用琉璃板做“鱼藻洞”，宁水养虾（《鱼藻洞》）；显赫于天宝年间的虢国夫人悬鹿肠于屋梁上，注酒宴客，号之为“洞天瓶”（《洞天瓶》）；玄宗时的名臣韦陟家宴时，使众婢持烛作围（《烛围》）等等。

这与史书所载唐代“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公私相致，渐以成俗”（《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的情况是相合的。

不过，除了这种种别出心裁的夸豪斗富之外，书中也还有另一类生活的记载：洛阳振德坊贫民以糠为食（《糠市》），豪门中的家奴偶有失误、则被主人投入火中（《投奴火中》），这些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的另一面。

本书间或也提及了当时的民间生活，如洛阳上元节的点灯送礼（《芋郎君》）、桂人好食虾蟆（《虾蟆糝菌》）之类的习俗时尚，还有节令食品和一些药物的特异效果等等。

《印普贤》一条所记的玄奘印造佛像一事，或被认为是刻板印刷史上最早的明确记载（也有人认为并不可靠）。

此外，本书也有不少荒诞不经的东西，如有人夜睡，闻虱念《阿房宫赋》（《虱念阿房赋》）；杜甫为文星典吏下凡，因佩刻有天诰之石入葱市，故文而不贵（《陈芳国》）等等。

总其内容而言，本书当然不可以作为信史，但所记往往不见于他书，故而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在《序》中，把此书归为“纂类之书”。

从形式上看，《云仙散录》确实也杂乱无章地编纂起来的。

作者在谈到他的撰书动机时讲，他看到书籍中，“世人所用于文字者亦不下数千辈”，此时“未免为陈言也”，为“急于应文房之用”而编此书，于“常常之书”略而不采。

可见，·B管后人将此书归入小说类，但它却不像唐人的传奇作品那样，以描摹生动、富于文采而见长。

从《说郛》、《唐代丛书》等丛书中保留的不少同类作品（其中也有赝品）来看，当时这种书是很多的。

并且，它们真可能曾“应文房之用”。

晚唐兴起一股侈用事典的诗风，一直延续到宋代，形成了“西昆体”一类的诗歌流派，因他们用典的费解，致使后人“独恨无人作郑笺”（金元好问《论诗绝句》语）之叹。

从开此先河的李商隐等人的诗作中，就可见到大量来自志怪说部的僻典。

据说，《云仙散录》的内容也确有被诗家用作典故的，如“戴·J双柑斗酒往听黄鹂”事（《诗肠鼓吹》，《四库全书总目》误引“戴·J”作“戴逵”）之类。

不过，此书大约是由于格调平平，趣味无多，看来并没有太多发挥这一作用。

但它的流传还比较广，收集唐五代说部的丛书大都没有遗忘它，在旧时代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其中的某些掌故为后人所习用，如“金兰薄”、“惜春御史”、“闭门羹”等就出于此书。

有些故事辗转见于他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贾岛祭诗”、“杜甫子宗武受阮兵曹石斧”，前者又见于《唐才子传》、《唐诗记事》，后者又见于《竹坡诗话》）。

书中记录的享乐生活也受到了后来追慕者的欣赏，明人小说中就写到，有人把本书所记张宪为侍妾所起的“雅号”（《墨娥》）安在妓女身上，用作招牌（见《石点头·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本书作者署名冯贽，他声称家有九世藏书二十余万卷，似出名门世家，然其名却不见于他书。

<<云仙散录>>

时代相近的宋人就已说其“不知何人”（《直斋书录解题》）。

题名冯贽作的书还有两种：一名《记事珠》，一名《南部烟花记》，均属“纂类之书”，但份量都很小。

前者的内容大多见于《云仙散录》，后者又多是从《开河记》、《开元天宝遗事》中摘引的片言只语，都算不上高明。

并且，两书皆不见于各史艺文志的着录，只收在《说郛》（宛委山堂刊本）、《五朝小说》、《唐代丛书》等几种清人刊刻的丛书中。

这几部丛书以宛委山堂本《说郛》时代最早，在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刊成，但该书所收各书的可靠性之低，世所共知。

而其它各书中所收的《记事珠》、《南部烟花记》二书又都是由《说郛》本而来的。

根据这些情况判定它们出于后人伪托，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云仙散录》的自序题作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

作者说他“事科举盖三十年，蔑然无效，天佑元年退归故里”，四年之后编成此书。

“天佑”是唐僖宗的年号，元年为九〇四年。

这样，作者应当是生活在九世纪下半叶到十世纪初，也就是大约相当于唐宣宗到后唐明宗这一时期。

自序中还提到，在编完《云仙散录》后，作者还编了几部书，“皆传记集异之说”。

此外，再未见到有关他本人的任何资料。

这部书的可信程度历来受到怀疑。

这不只是因为作者不可考知，书中还存在其它的疑点。

从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始，就有不少人指出来过。

不过，平心而论，前人的有些看法未必能站得住脚，如陈鹄《西塘集耋旧续闻》卷九引本书《笔头若耶》条，中有张曲江语人“学者常想胸次吞云梦，笔头涌若耶溪”句，称“殊不知若耶在会稽云门寺前，特一涧水耳，何得言涌耶”？

并“以此知其伪”。

这不免是迂儒之见。

诚然，若耶溪在后世为一小涧，然在春秋时代尚为一大河。

在这里，它不过是若干代沉淀下来的一种文学譬况。

如果照此推论，云梦泽在唐五代时早已不复存在，前一句岂不更荒谬？

还有一个用来证明本书为伪作的根据是：《序》称天复元年（九〇一）作，而文中却提到冯贽天佑元年（九〇四）才“返回故里”。

《四库全书总目》据此认为“其为后人依托，未及详考，明矣！”

这个说法也难以立为定论。

天佑晚于天复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作伪，未必至于在这样的地方留下破绽。

其实，是《四库》所据之本有讹。

此次点校用作底本的《随·V丛书》本序文明题“天成元年”，徐渭仁的跋语云：“天成后天佑凡二十一年，是元本不误。”

这个讹误宋代就已出现，《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天复”。

清人了丙在其《善本室藏书志》中怀疑是“成字草书与复字相近，传写致误”。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对此作了详细辨析。

另外，人们从这部书的文章风格上也提出了一些异议，陈振孙指出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赵与时也认为“集诸家之言”，不当如此“一律”（《宾退录》卷一）；余嘉锡亦说：“相其文章风调，首尾如一。”

这些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作为一部“纂类之书”，作者未必一定要直录载籍，更多的情况是节引其书，甚或改写其文，如同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与其时代相近的《类说》、《绀珠集》等书的体制。

因此，这种说法只能视作是一个旁证。

《云仙散录》最值得怀疑的是它的引书。

<<云仙散录>>

全书三百六十七条，引书一百种。

引书存在的问题一是书名，二是编排顺序。

引书中除了《纂异记》见于《新唐书·艺文志》，《金銮密记》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南康记》见于《宋史·艺文志》外，其它均不见于历代着录（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其中的《安成记》、《庐山记》、《衡山记》、《豫章记》诸书，均属南北朝时的地理书，与《散录》引文的内容不相切合。

《郡斋读书志》有《唐余录》，但却是宋人作品）。

《类说》、《说郛》引了《金銮密记》，前者还引了《庐山记》，都不见《散录》所引的文字；而《紺珠集》、《锦绣万花谷》、《海录碎事》等南宋类书中引的《云林异景记》、《妆台记》等，又都是从《云仙散录》中转引来的。

也许，我们不应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散录》所引，或许有单篇文章，不尽是书。

可是，书名问题结合其内容来看，有的十分贴合，如引作《文览》的数条皆是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轶事；引作《马癖记》的则记的是哥舒翰等人的好马成癖。

也有的多数内容合于书名，个别条目与书名不相符契。

亦有若干书名似乎是随意所加，如《玄山记》只一条是记一“玄山印”事，其余各条均与题无涉。

它不像是述说一事的单篇文章，但也很难设想，记载这点小事可以成为专书。

书名中更大的破绽是二七六、二九五、三〇四、三〇六（此为点校本新加的顺序号，下同）四条记薛稷为笔、墨、纸、砚“封九锡”，一事被分作四条不说，还列上了四个根本不同的书名。

由此看来，所引之书的可靠性的确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

不仅书名如此，引书的编排顺序也很奇怪。

这一点，赵与时《宾退录》卷一曾予以指出，说它“援引书百余种，每一书皆录一事，周而复始，如是者三。

其间次序参差者数条而已”。

进一步观察，还可发现其编排的大致规律。

一百种引书每百条重复出现一次，第二次以后的每次出现都是以第一次出现时的顺序为基础，十六、七条左右为一单元，打乱了顺序重新排列。

但各次重复中每个单元起始点的位置都是相同的。

除了第三次重复（三〇一——三六七条）因不足一百而有空位与第二次重复中的最后一个单元（二八八——三〇〇条）是倒着排列的以外，大体上是整齐的。

这实在像是一种文字游戏：列出一百个书名，然后又成组成组地混合排列（读者也可从点校本后附的《引书索引》的数码中看到这一点）。

总之，《云仙散录》的引书漏洞百出，当属伪托。

不过，从部分书名与内容相贴合这一点来看，伪托也是出自本书作者之手，不大可能是由后人添加。

但是，纵然引书上存在着种种花招，却仍不能作为推翻本书为五代时人冯贽所作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

在宋代着录中，此书都作《云仙散录》。

但不知从何时起，它又以《云仙杂记》的名称流传于世。

用后一名称的本子今所见者，以明代——竹堂刻本为最早。

此本分作十卷，前八卷的内容即是《散录》全本，只是有十多条的位置不同。

它们是：（一）三五八到三六一一条提前到第二条之后，（二）二九五、三〇四、三〇六条提前到二七六条之后（内容均为“薛稷封九锡”），（三）三六七条（最后一条）挪到《杂记》二卷之首（此条今本《散录》已脱，仅存标题），（四）二五四、二五五条提前在一五二条之后。

如果据上文提到的引书编排规律来看，前两处明显地是出于后人的篡乱（第二处的篡乱自然是出于对内容的考虑）；后两处则不然，恰恰适合于这个编排规律，而在今本《散录》中，这两处却呈现了空缺和错乱，可见，在这些地方，它们保留了原书的本来面目。

由此，再根据《杂记》“丸”字都作“圆”，避宋钦宗赵桓讳，可以知道，今本《杂记》出现亦早，并非由今本《散录》转出，但其九、十两卷则另当别论。

<<云仙散录>>

《杂记》九、十两卷的内容全部是新增加的，共七十九条，大部分注明了引书书名，共二十九种。这些书现在大都存在。

冯贽《序》中言于〔常常之书〕不收，可是这两卷所引皆为习见之书，而且还包括有《穆天子传》、《孔子家语》等时代风格都大不相同的作品。

不仅如此，还有诸如《资治通鉴》、《北梦琐言》、《南部新书》等宋代人的著作。显而易见，这两卷属由后人伪托。

可是，这些引文与今本原书的文字往往差距甚大，而且有少数不见于今本原书。

这究竟是引书时的删略呢，还是别有所据？

经过查核，找出了答案。

原来，它们大多数转引自《类说》。

《类说》六十卷，南宋初曾·V编，·V字端伯，曾言尚书郎，直宝文阁。

他于绍兴六年（一一三六），从二百五十六种笔记小说里辑录成此书。

“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而取其绮丽之语，仍存原目于条首”（《四库全书总目》）。

《云仙杂记》九、十卷共有六十三条钞自《类说》，但却讳而不言，只注出了原来的书名（今本有九条还脱去了引书名）。

剩下的十六条，纯属生凑。

有的本是一段中的文字，被分别钞出，立为二条（卷九第七条《无肠公子》及第十条《虎狼称呼五君》），倒是很有些冯贽的作风。

这十六条文字，多与所引书的今本相合，但亦有相去甚远者（卷九之四十一条《乌龙》、十二条《须髯如戟》），究竟是什么原因，证据不足，只能存而不论。

上面所言，足以证明《杂记》九、十两卷是件拙劣的赝品，这种极不负责的做法大约只能出自逐利忘义的书贾坊肆。

《散录》与《杂记》两个本子的主要不同表现在每条前的小标题上。

两本标题相同者不到三分之一。

不同者情况比较复杂，大致说来，除了一些选择角度不同，各用文中所记事的某一方面作题的情况（如《散录》“金刚骨”，《杂记》作“地仙圆”）外，《散录》往往用一简称或提取文中一词作题；而《杂记》常常用全称或概括全文内容的标题，字数较多。

如十七条，《散录》作“墨娥”，《杂记》作“凤巢·t女”；二二三条，《散录》作“天枢巡使”，《杂记》作“元夜食牛肺犯天枢使”。

“墨娥”是所记的“凤巢·t女”之一，“天枢巡使”也只是事件涉及的一个间接当事者。

相较之下，《杂记》标题要更准确、明白一些。

不过，也有极个别相反的例子。

这也说明了两个本子不出于同一系统。

《云仙散录》的刻本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洪迈《容斋随笔》所记的南宋南剑州刊本。

今存的刻本大都收在一些明清人编的丛书中。

这些本子可以分作两类。

一类有清末徐乃昌刊刻的《随·V徐氏丛书》本，它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开禧年间郭应祥在泉州所刻。

据郭氏跋语讲，这个本子综合了李茂州与罗史君的两个家藏本。

前者不分卷，后者分上、下两卷，“先后之次亦有不同”。

郭本从李本而据罗本校改了一些脱误，用当时政府的官册纸印行，流传很广，丁丙《善本室藏书记》、《简明四库目录标注》都曾着录。

《随·Q徐氏丛书》本明确说明是从此而来。

该本今存于南京图书馆，其书影见《留真谱二编》卷五，行款与字体均表明《随·Q》本是其影刻本。

。

<<云仙散录>>

内容概要

《云仙散录》，又名《云仙杂记》，旧署后唐冯贽编，是五代时一部记录异闻的古小说集。

这部书的内容比较驳杂，主要是有关唐五代时一些名士、隐者和乡绅、显贵之流的逸闻轶事。

前一类大多是文学史上的人物，本书描述了他们的雅趣和癖好。

其中有记杜甫在蜀贫寒生活的窘迫（《黄儿米》、《一丝二丝》），有记王维居辋川地不容尘、日数十扫的洁癖（《两童缚帚》），有记孟浩然写作上的求实严谨（《鱼有几鳞》），有记苦吟派诗人反复推敲中的甘苦（《苦吟穿袖》、《写窗投溷》），更有记张籍将杜诗烧灰而食，以求“改易肝肠”一类的怪举（《杜诗烧灰》）等等。

对后一类人，《云仙散录》则主要记述他们的奢靡生活，如“安史之乱”时曾做过唐军监军的大宦官鱼朝恩用琉璃板做“鱼藻洞”，宁水养虾（《鱼藻洞》）；显赫于天宝年间的虢国夫人悬鹿肠于屋梁上，注酒宴客，号之为“洞天瓶”（《洞天瓶》）；玄宗时的名臣韦陟家宴时，使众婢持烛作围（《烛围》）等等。

这与史书所载唐代“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公私相致，渐以成俗”（《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的情况是相合的。

不过，除了这种种别出心裁的夸豪斗富之外，书中也还有另一类生活的记载：洛阳振德坊贫民以糠为食（《糠市》），豪门中的家奴偶有失误、则被主人投入火中（《投奴火中》），这些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的另一面。

本书间或也提及了当时的民间生活，如洛阳上元节的点灯送礼（《芋郎君》）、桂人好食虾蟆（《虾蟆糝菌》）之类的习俗时尚，还有节令食品和一些药物的特异效果等等。

《印普贤》一条所记的玄奘印造佛像一事，或被认为是刻板印刷史上最早的明确记载（也有人认为并不可靠）。

此外，《云仙散录》也有不少荒诞不经的东西，如有人夜睡，闻虱念《阿房宫赋》（《虱念阿房赋》）；杜甫为文星典吏下凡，因佩刻有天诰之石入葱市，故文而不贵（《陈芳国》）等等。

总其内容而言，《云仙散录》当然不可以作为信史，但所记往往不见于他书，故而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云仙散录>>

作者简介

冯贲，[约公元九〇四年前后在世]字不详，金城人。

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天佑初前后在世。

尝取家藏异书，撰云仙杂记十卷。

《书录解题》作云仙散录一卷。

此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云，系宋人王铎伪造，即冯贲亦无其人。

<<云仙散录>>

书籍目录

云仙散录序一 幽人笔二 飞云履三 硫黄碗四 绣纸五 无尘子六 括香七 黑松使者八 柳神九 三方镜一 陈芳国二一 玄山印一二 水玉数珠一三 洗妆酒一四 黄儿米一五 天雷斧一六 棠木印一七 墨娥一八 金刚骨一九 龙门溪水二 九和握香二一 脂花餤二二 吴兴裔二三 问青天二四 清高门户二五 松云岭二六 芙蓉粉二七 迷香洞二八 袖里春二九 鬱金油三 丽水囊三一 芋魁遭遇三二 山神报丰三三 绾龙台三四 透花兹三五 牛粥练裙三六 笔头若耶三七 龙须友三八 诗肠鼓吹三九 隐士衫四 千纹布四一 鲤鱼吸月四二 菱角巾四三 为梅拆屋四四 茶花蜜四五 玉火筋四六 羊肉挥泪四七 屋龙更衣四八 掌有卧龙四九 栗木关五 九华半臂五一 面长二寸五二 刻藓成花五三 三破红绡五四 临光宴五五 水松牌五六 泛春渠五七 百花狮子五八 油饰窗五九 酒器九品六 暖香六一 猿啼生蕨六二 买春钱六三 苦吟穿袖六四 握龙手六五 金面棋盘六六 河轮佩玉六七 四子一诗六八 油晕墨六九 六班茶七 九英梅七一 绫纹刺七二 兰香粥七三 梨花压帽七四 蜻蜓帽七五 赤将军七六 地脂七七 胡麻麩七八 埋金九里七九 鹤嘴瓶八 矾卿换麻八一 啮柱八二 刷酒散香八三 郇公厨八四 莲花承字八五 厕上术汤八六 终南紫石八七 争春馆八八 厨司半瓠八九 太原尹九 梅聘海棠九一 桧上药丸九二 过厅羊九三 软漆篱九四 半天回九五 雨泡验诗九六 朱书禹字九七 数天星九八 九仙银井九九 绣花女一 化玉膏一 一黄磁斗一 二百齿梳一 三漆花盘一 四三唾一 五菖蒲拜一 六直木孤竹一 七声律半工一 八萱草手皮脱一 九兔头羹一一 洗笔一一 一鱼有几鳞一一 二洪儿纸一一 三叠窗列架一一 四一丝二丝一一 五蕨化金钗一一 六鲛胎盏一一 七八梭綾一一 八散风套一一 九化楼台一二 春林水一二 一文章货一二 二降龙道者一二 三饮鹿塘一二 四酒中人一二 五煮鹿火候一二 六饧扇猎蝇一二 七天茁一二 八万鸭一二 九石鳖衔题一三 裹檐毡一三一 偃盖山一三二 龙巢石一三三 油幕偷鱼一三四 金鸡抱卵一三五 胡松节一三六 咽子一三七 字能三年不昏一三八 投奴火中一三九 袖饼一四 善和瘞墨一四一 鹅蒸三千段一四二 书上粉痕一四三 一里更二马一四四 旋风笔一四五 送九一四六 胡绡半尺一四七 朋友见妻子一四八 羲之鬼一四九 九回曲一五 却老先生一五一 庶宝方一五二 青蝇贺一五二 驳皮鼓一五四 芋郎君一五五 销子鱼袋一五六 锥刺藕孔一五七 五万砖一五八 窗纸写诗一五九 白羊妆点一六 车载浮萍一六一 蘸碧衣一六二 檀心棋子一六三 弄葫芦一六四 半月如斋一六五 花蘂缀衣一六六 携儿挑菜一六七 簇酒一六八 祭诗一六九 碛磨斋一七 敛衣一七一 凌虚宴一七二 葫芦酱一七三 柳丝肝一七四 描竹影一七五 蜜为莫逆一七六 印选一七七 车轮咒一七八 水晶环一七九 鸣牙饼一八 棠棣之好一八一 金兰薄一八二 鸭卵花一八三 烛围一八四 十二斟一八五 金牌盈坐一八六 聚香团一八七 鸳鸯社一八八 泪烂犀帘一八九 二花一九 三鹿郡公一九一 唇油两注(阙)一九二 昆仑玉盏一九三 语生牡丹一九四 杜鹃催一九五 崩沙九里一九六 口吻生花一九七 烂黄鱼一九八 酒后折筋一九九 防风粥二 螭蚌炙二 一难刻佩环二 二陈留瓦二 三羊角哀二 四采星盆二 五姑园鐵二 六左捻巾二 七葵花三百二 八竹稍甘露二 九商陆火二一 印普贤二一一 一曲精潭二一二 桑木想二一三 与日轮争功二一四 雷门四老二一五 麦芒刀二一六 麒麟草二一七 鱼藻洞二一八 鼻出黄胶二一九 数米二二 日影不移二二一 天麻饭二二二 藕丝结二二三 天枢巡使二二四 菖蒲凤二二五 鸭肝猪肚二二六 吞花卧酒二二七 梦庭椿二二八 屋漏七星二二九 面糊二三 面如枣核二三一 真珠帘押二三二 竹粉汤二三三 厚朴失色二三四 碎锦坊二三五 爪甲清塵二三六 龙吐棋经二三七 白眼蜂二三八 胡玛瑙二八九 鸭腊用镇石二四 壬癸席二四一 夺钗二四二 秘景符二四三 九脚床二四四 落十二齿二四五 绿庄鞍二四六 凤眼窗二四七 栗杯二四八 分眉九聚二四九 洞天瓶二五 成象殿茶果二五一 冰雪论筐二五二 圭虫二五三 飞蚊破面二五四 红箫垆二五五 紫鸭千馀头二五六 三声类聚二五七 围棋短具二五八 岁磨半寸墨二五九 萱草带二六 笏架二六一 墨狻猊二六二 瞬碧侯二六三 钱龙宴二六四 柳叶障泥二六五 鸾手校尉二六六 月儿羹二六七 玄录二六八 玉蕤香二六九 二仪饼二七 槐胶弹子二七一 九吐二七二 九芒珠架二七三 石绿镜台二七四 自课庵二七五 拜火二七六 黑水郡王二七七 为花止痛二七八 苇绡二七九 柏叶书二八 蔡机缸二八一 龟头砚二八二 以脯笔羹二八三 虾蟆糝菌二八四 霜染紫二八五 蒲萄髻二八六 方囊金钱二八七 千眼人二八八 洛如花二八九 虱念阿房赋二九 甲乙膏二九一 鱼有金钗二九二 睡嵇康二九三 乐音泉二九四 父斤二九五 松燕督护二九六 徐龙幼子二九七 缩节杖二九八 剑烟二九九 百花带三 李花飞仙三 一写窗投溷三 二蜜浸乌梅三 三榕粉三 四离石乡侯三 五灰山石窍三 六楮国公三 七鹿角浆三 八诨衣三 九二色酒三一 笋有眼睛三一 雨点螺三一 二六月绵帽三一 三盲郭璞三一 四煮乌头三一 五重五竹节三一 六李花酿酒三一 七

<<云仙散录>>

畏薯药三一八 分香莲三一九 搔头变花三二 紫堂仙三二一 杜诗烧灭三二二 水底盘筵三二三 七井生凉
 三二四 八角玉升三二五 仙童划周字三二六 挂红燄三二七 毛诗作烛三二八 眉睫化佛三二九 终庐出李三
 三 石眼三三一 荻根沙三三二 白堊标门三三三 浮阳笋三三四 指拂云气三三五 煨石鱼三三六 黄中李
 三三七 重黎盞三三八 鸡头肉三三九 齿龋如楼阁三四 两童缚箒三四一 磁石枕三四二 鹿胎召鱼三四三
 诵经九函三四四 吴刀切面三四五 鹤衔书三四六 洗心糖三四七 桃花织鞋三四八 秘密泉三四九 怯夜幡三
 五 禹令鱼鳖三五 竹漆糊三五二 脱丝布三五三 酒浴三五四 龙口飘花三五五 五色齿牙三五六 李有
 九标三五七 斗盆烧香三五八 黑蛟破琴三五九 响玉棋盘三六 红白墨三六一 龙耳堕血三六二 鼠精生李
 三六三 猪肝有讖三六四 鼻出青蛇三六五 糠市三六六 四筵征事三六七 田水声

<<云仙散录>>

章节摘录

插图：

<<云仙散录>>

编辑推荐

《云仙散录》当然不可以作为信史，但所记往往不见于他书，故而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云仙散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